

古史考

第二卷

批胡适乙编

海南出版社

古史考

第二卷

批胡適乙編

海南出版社

2003 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史考/吴锐等编.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11

ISBN 7-5443-1150-3

I. 古… II. 吴… III. 中国—上古史—文集

IV. K2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836 号

《古史考》第二卷 批胡适乙编

执行编辑: 吴 锐

责任编辑: 野 夫

出 版: 海南出版社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邮购: 100005 北京市东单邮局 69 号信箱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公司

010-65135806 13681522126

<http://www.zgzj.org/gushikao.htm>

E-mail: xinchao2003@yahoo.com.cn

印 刷: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4.875

字 数: 68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数: 1—1000

ISBN 7-5443-1150-3/K.95

(全九卷) 定价: 1008 元

(Vol.1-9) \$450.0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公司调换

鳴 謝

我們在編選《古史考》的同時，積極籌劃《楊向奎先生全集》已三年，楊向奎先生家鄉河北省唐山市政府、唐山市豐潤區政府、唐山市車軸山中學為出版《全集》提供了部分資助。《全集》工作最后因故被迫終止，我們借《古史考》出版的機會，對唐山市政府、唐山市豐潤區政府、唐山市車軸山中學表示衷心的感謝。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蘭州大學歷史系也十分關注支持我們的工作。

《古史考》九卷錄排難度大，榮幸地使用了方正集團贈送的方正蘭亭字體 GB 版 V4.0、方正蘭亭字海 V1.00。

弘揚先哲、推進尖端學術研究是我國偉大的文化傳統，謹將上述單位的卓越貢獻記入歷史，激勵後人。

《古史考》編委會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目 錄

- 一 胡適唯心論觀點在史學中的流毒
——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國史學會河南分會對開封市
大中小學歷史教師的報告一九五五年元月 嵇文甫(1)
- 二 實用主義——最陳腐、最反動的主觀唯心論一九五五年 馬 特(9)
- 三 實用主義的生物學上的根據到底是什麼？一九五五年 楊鍾健(29)
- 四 哲學史與政治——論胡適哲學史工作
和他底反動的政治路線底聯繫一九五五年 馮友蘭(39)
- 五 胡適反動思想的實質一九五五年 馬清健 盧婉清(53)
- 六 論胡適反動思想的流毒一九五五年 夏康農(63)
- 七 闢胡適的所謂“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一九五五年 王 瑤(75)
- 八 胡適的《獨立評論》的剖析一九五五年
..... 張俊彥 黃美複 余崇健 趙淡元(89)
- 九 批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底實用主義觀點和方法
一九五五年 馮友蘭 朱伯崑(107)
- 一〇 批判胡適實用主義哲學
——實用主義是反理性的盲目行動的主觀唯心論哲學
一九五五年 金岳霖 汪子嵩 張世英 黃枏森(127)
- 一一 批判胡適唯心主義語言學思想一九五五年 張清常(145)
- 一二 胡適《讀楚辭》批判一九五五年 孟志孫(175)
- 一三 從《白話文學史》中看胡適對語言的見解
的反動本質一九五五年 韓允符(183)
- 一四 批判胡適所謂“文學改良”的幾個論點一九五五年 戴錫齡(197)
- 一五 清除胡適反動動思想對祖國古典文學遺產
的毒害一九五五年 詹安泰(209)
- 一六 古典文學研究中胡適怎樣歪曲文學
的社會意義一九五五年 胡念貽(219)
- 一七 批判胡適誇大他個人在新文學運動中的作用一九五五年 曹道衡(239)
- 一八 批判胡適的《吾我篇》和《爾汝篇》一九五五年 潘允中(255)

一九	胡適教育思想的錯誤及其在教育學上的影響一九五五年	潘懋元(271)
二〇	胡適反動思想對我的影響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	鄭林莊(281)
二一	實用主義批判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	胡曲園(287)
二二	魯迅筆下的胡適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吳忠匡 江山(295)
二三	批判胡適的實驗主義“考據學”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童書業(305)
二四	胡適在對待我國文化傳統中的帝國主義奴才面目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何 鵬(313)
二五	胡適的治學方法和其反動本質一九五五年二月四日	金應熙(325)
二六	論人民羣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兼評胡適對這個問題的反動觀點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	沙 英(333)
二七	批判胡適的所謂“科學試驗室的態度”與 “歷史的態度”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	羅克汀(345)
二八	胡適派文學思想批判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	王元化(355)
二九	北京師範大學教師批判胡適思想一九五五年二月六日	劉福惠(365)
三〇	肅清胡適在文藝學上的反動思想一九五五年二月六日	樓 樓(367)
三一	肅清胡適反動思想在教育上的影響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	毛禮銳(379)
三二	杜威的反動思想在心理學上所表現的兩個例子 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	陳 書(385)
三三	論胡適政治思想的反動本質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	彭柏山(389)
三四	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	吳景超(399)
三五	肅清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對教學工作的毒害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	楊招棣(403)
三六	批判胡適的反動歷史觀點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	張繼安(407)
三七	什麼叫做實用主義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	喬 彬(415)
三八	批判胡適的《國語文法概論》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黃漢生(419)
三九	胡適是怎樣詆毀中國戲曲遺產的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王文琛(427)
四〇	實用主義的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六日	夏 澍(431)
四一	什麼叫做主觀唯心論？為什麼說實用主義就是 主觀唯心論？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六日	喬 彬(441)
四二	唯心主義是科學的敵人 ——論胡適派思想對科學的曲解和誣衊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	胡 繩(445)
四三	胡適對於吳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誣衊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八日	何家槐(461)

四四	肅清胡適在中學國文教學中的反動影響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八日	李澤深(467)
四五	胡適的反動哲學觀與文學觀的一致性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	徐之夢(471)
四六	清除胡適反動的文學思想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	張緒榮(479)
四七	論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歷史觀	
	——對胡適歷史觀點的批判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	蔡尚思(491)
四八	什麼是“世界主義”？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羅克汀(499)
四九	批判實驗主義對“真理”和“實在”的觀點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孫定國(503)
五〇	什麼是達爾文進化論？為什麼說胡適實用主義 不是科學的進化論，而是庸俗進化論？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喬 彬(515)
五一	胡適研究古典文學的方法及其惡劣影響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鮑正鵠(519)
五二	貨色從何而來？同誰劃清界限？	
	——評周谷城反動觀點的幾個理論來源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汝 信(525)
五三	胡適的反動思想的階級本質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江柱 緣蓼(533)
五四	實用主義的政治思想的反動本質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高一涵(541)
五五	我控訴杜威這個大騙子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陳鶴琴(545)

• 附錄 •

一	凡例	(62)
二	繼續徵求著作權人和繼承人	(106)
三	中國古典學研究動態	
	(一) “王獻唐研究”項目成立	(144)
	(二) 古文獻信息處理技術——方正超大字庫及輸入法	(238、254、286、294、304、324)
	(三)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 鄒衡先生七十五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 於2003年7月出版	(332)
	(四) 洛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主編《疑古思潮回顧與前瞻》 於2003年8月出版	(344)
	(五) 吳銳《中國思想的起源》於2003年9月出版	(366、378)
	(六)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二卷 於2003年9月出版	(384)
	(七)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即將出版	(388)
	(八) 顧頡剛等編著《古史辨》將出16開橫排新版	(418)
	(九) 《中國古典學》將創刊	(426、444、498)

胡適唯心論觀點在史學中的流毒*

——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國史學會河南分會
對開封市大中小學歷史教師的報告

嵇文甫

最近，隨着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已經在全國展開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運動，而它的鋒芒就逐漸從俞平伯轉向胡適。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方法，完全是繼承着胡適的傳統。“擒賊先擒王”，幾十年來的中國學術思想界，如果要找一個資產階級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當然是胡適。胡適這個人在研究“學問”上涉及面很廣。他提供了一種方法——治學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個學術部門都用得上。因此，現在在各種學術部門都展開了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在文學、史學、教育、政治各方面。我今天想單就史學方面來談談這個問題。

一、胡適思想的反動本質

胡適的思想大家都知道——實驗主義。實驗主義是個什麼東西呢？原來，它是從美國那種專門計算實利的市儈哲學販來的一套，這套東西從皮耳生到詹姆士，從詹姆士到杜威，從杜威又到胡適；我們不管他們怎樣講，也不管他們有多少花樣，基本上都是一種“經驗主義”。譬如詹姆士，就自稱他的哲學是一種“徹底的經驗主義”。現在要問，到底怎樣徹底法兒呢？這樣的：本來按照我們的理解，所謂經驗，是從我們的主觀和客觀事物接觸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既有經驗，總要有一個“經驗者”和“被經驗者”。——我去經驗，外邊有個東西被我經驗，不是這樣嗎？如果離開了主觀意識和客觀存在，我們就很難設想經驗是什麼東西。但是這些“徹底的經驗主義者”告訴我們：應當既不講“物”（客觀存在）

* 原載《新史學通訊》一九五五年元月號。收入《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

也不講“心”（主觀意識），而是在超乎心與物之外，有一種經驗所謂“純粹經驗”。經驗就是經驗，既不是物，也不是心。至於經驗從哪裏來？怎麼會有經驗？誰在經驗？誰在被經驗？這個不許你問，因為據說這都是“不可知”的。反正就是經驗；只有經驗才是最可靠的！所以追根究底，極端經驗主義就是一種“不可知論”。

這套理論——極端經驗論——實際上正好是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裏面所批判過的馬哈主義的變種。馬哈正是和胡適之流一樣，口口聲聲講“科學方法”，而且比胡適看來還高明些，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科學家，物理學家。但他的“科學”講的是什麼東西呢？不是去研究客觀存在的規律，不是去研究客觀事物本身（因為他說這是不可知的），而是去研究“自我的經驗”。什麼是真理？只要你能自圓其說，不相矛盾，就叫做真理。真理本來應該是與客觀存在符合的，但馬哈却認為：誰知道它符合不符合！反正只要在自我經驗上不矛盾就行了！當列寧批判馬哈主義的時候，曾經詳細分析了它的歷史上的來源，一直上溯到赫胥黎、皮耳生、休謨，最後推到柏克萊——主觀唯心論的主要代表人物。馬哈和他們都是一個系統下來的。不過馬哈比較柏克萊更狡猾一點，柏克萊公然否認外物的存在，而馬哈就隱蔽一些，他不去說外物是否存在，只是說它不可知。

現在我們回頭來看看胡適。胡適在《五十年來的世界哲學》一文中曾經大大推崇赫胥黎。赫胥黎我們倒很熟悉，因為嚴復曾經翻譯過他的《天演論》。但胡適在這裏推崇他的是另一方面，就是“不可知論”。在“五四”以後，中國思想界曾經發生過科玄論戰，而胡適的同派——丁文江在那個論戰裏面所根據的理論就是皮耳生的“科學規範”。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原來實驗主義和馬哈主義是同一個祖先！原來它不過是馬哈主義的一個變種而已！胡適之流在中國學術思想界攪鬧了幾十年，他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幾十年以前的學說，舊啦！實際上看一看他有多麼新？——早在幾十年以前就被列寧批判倒了，哪有一點兒新東西！

實驗主義是很狡猾的。它口口聲聲講科學，講事實，講證據。“講科學”——這不對嗎？“為學問而學問”，“為考證而考證”——這很純潔呀！可是儘管狡猾，如果揭開了本來面目却醜惡的很。前幾天我在《河南日報》上寫了一篇千把字的短文，給胡適的思想做了一個這樣的結論：“實驗主義實際上是馬哈主義的一個變種，是‘爬行的經驗主義’。它口口聲聲講事實講證據，但講來講去只是些片面的、表面的偶然現象，全不見事物的本質和事物彼此間的內在關係。它口口聲聲講科學方法，却根本否認科學規律的客觀性，而認為客觀實在不可知。它口口聲聲講為學問而學問，為考證而考證，而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欺騙青年的政治陰謀。”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胡適耍了多少把戲，好像有多少奧妙似的。實際上我們只要把毛主席實踐論的前半篇看了就已經可以認識他的真象了。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尊重經驗，因為這

是認識的來源，但他又特別教導我們：對於事物，不要光看片面、表面的現象，而要看全面，看本質。不能停止在感性認識上，一定要提高到理性認識上，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裏，由此及彼。胡適的根本錯誤，恰恰就在他只看見表面的、片面的、偶然的現象，而看不見這些現象後面的本質。其實，真看不見倒也罷了，因為那不過是他程度低，（笑）而他卻還要公然主張世界上只有這些片面的，表面的、偶然的現象。至於提到本質，那是不可知，是玄想，不科學。科學者，就是專門講片面表面，否則就是反科學。這正像近視眼看不見星星，別人告訴他天上有星星，他反而以為僅有此說吧，誰見過呀！

這就是胡適的實驗主義——爬行的經驗主義的根本錯誤。現在我們進一步問：這種東西是怎樣產生的呢？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腐朽、垂死的帝國主義階段，滅亡的命運必不可免，為了垂死掙扎，為了反對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有了這種思想的產生。所以，從它出現的第一天起，就是為了履行這種反動任務——不管是歐洲的、美洲的、或中國的。

試看胡適，在政治上主張：“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只主張一點一滴的改造——這種制度那種制度的改造，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如果說“根本解決”，他就認為：哪有此事？！就沒有所謂“根本”那個東西。所以他曾經說：“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於是乎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於是乎一點一滴；於是乎這個問題那個問題：洋車夫的生計問題呀，婚姻不自由的問題呀，老百姓不講衛生的問題呀……最後，他總結起來，起個名堂，叫做“五鬼鬧中華”，說中國的敵人，是貧窮、疾病、貪污、擾亂、愚昧。這些表面現象才是我們的敵人。至於根本問題，中國衰敗的總病根，像我們大家都看得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他卻完全遮蓋起來，不承認那回事！他說封建制度在兩千年以前早就沒有了，（笑聲）他又說：有人恭維我說我參加“五四”運動是反封建，我還沒有想到過我有這個光榮！我只是反對過文言文，反對過各種迷信，反對過這個那個不合理的制度而已。封建制度，誰見過？帝國主義，他說完全是“海外奇談”。胡適向青年們大喊大叫道：青年朋友們！你們要學會一套防身本領。叫孔子、朱熹牽着鼻子走，不算高明，叫馬克思列寧牽着鼻子走，那也不算好漢！同志們！看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死敵！他反對根本解決，只叫我們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庸醫殺人的道路！但是，三十年來中國人民的革命歷史把這個騙局完全揭穿了。歷史給我們作證，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找到了根本問題，找到了“病根”，我們正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用革命的方法，治好了中國的“病根”！這還不是鐵的事實嗎？我們清清楚楚可以看出。胡適一出場，就是一個最惡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死敵，最狡猾的騙子！

二、所謂多元的歷史觀

剛才我們是從根本上來講胡適思想的反動本質——原來是一套反馬列主義的政治陰謀。他的思想方法的特點，就是只看見片面的、表面的偶然現象而看不見全面、看不見本質。

我們常說，某一件事情重要或不重要，關係大或關係小等等。我們是怎樣知道它們的呢？這祇有把事物當成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來看。一個人，把頭髮拔下來一根毫無關係，然而把頭割下來就會要命。下棋的時候，滿盤棋子都有機的聯係着，這一個子如果一將軍就把你將死了，而那幾個子不是要害，犧牲幾個也沒關係。這都是因為把它們當作統一整體來看的緣故。要是就把這一堆棋子往桌上一撒——怎麼判斷“車”厲害，“卒”就不厲害？絲毫沒有意義。如果照胡適的說法，“治頭治腳俱所急”，難道臉上起個小疙瘩，會和心臟病一樣要緊？（笑）把這種思想方法應用到學術研究上，就會如他所說：發現一個字的古義和天文學發現一顆恒星一樣重要，考證一個塔的真偽和考證孫中山的遺囑一樣有價值。

“見樹木而不見森林”，這樣的思想方法，運用到歷史學上，就無怪乎其專作煩瑣的考證了。

我還記得從前北京大學曾經有一個學生問胡適：“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其餘的兩不孝是什麼？”胡適在《北大日刊》上公開回答：“我有一個小侄曾問過我：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其餘的三十五計是什麼？你所提的問題和這個問題一樣。重要的問題很多，為什麼你單提這類的問題？”我想胡適錯怪人了，因為胡適本身也搞的是這一套。像考證關於《水經注》“到底是戴東原偷了趙東潛呀，還是趙東潛偷了戴東原呀”，豈不比人家考證“三不孝”“三十六計”更沒意義？既然沒有一個根本思想指導着，而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孤立來看，還那裏講到有意義沒意義呢？

胡適正面的反對歷史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教導我們，整個社會的變動是受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動，受着經濟的變動所支配的。但胡適說：有時候經濟固然可以影響政治，影響教育，但有時候政治或教育也可以影響經濟、政治、教育……一切社會現象一律平等，交互影響，所以他就提出所謂多元的歷史觀。這樣，他講歷史就和講政治一樣，只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作些煩瑣無聊的考證，只追求表面現象，沒有能力解決歷史上的重大的關鍵性問題。譬如他在《中國哲學史》上卷裏面，講到先秦學術的滅絕（其實我們根本不承認他這種“滅絕”的說法），為什麼滅絕呢？他解釋：由於先秦思想產生了極端懷疑主義的名學，無善

惡無是非；產生了狹隘的實用主義和專制的獨裁主義（指荀子，韓非子）；產生了方士派迷信等等。只是因為這些學說盛行了，使後來的學術不能發展。他很喜歡“別墨”，說這是“科學的哲學”，如果能够盛行下來，就可以使學術繼續發展，不致滅絕；而偏偏別墨不盛行，他表示感慨系之。這樣解釋，一點沒有解決問題。先秦時代，百家爭鳴，互相鬥爭。鬥爭結果，總要有一方面勝一方面敗。別墨不盛行，而那幾派盛行，這正是鬥爭的結果，我們所要追問的正是：為什麼產生這樣結果？也就是說：為什麼偏偏別墨不盛行而那幾派盛行？比方張三和李四打架，張三勝了，李四敗了。問你：張三為什麼勝了？你說：因為李四敗了，所以張三勝了。再問你：李四為什麼敗了？你又說：因為張三勝了所以李四失敗了。這樣循環論證，問題豈不是停留在原地嗎？胡適正是這樣解決問題的。實際上，歷史唯物論告訴我們，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給基礎以反作用，但歸根結底，“基礎”是個基本的，決定的因素。先秦諸子的衰敗，是受當時物質基礎的變化，階級關係的變化所決定的。（對於這一點，由於我們不是專講先秦思想，不能詳談）而胡適只會就思想論思想，就現象說現象，支離破碎，完全表現出他沒有能力來解決關鍵性的重要問題。所以我說：所謂“多元”實際上就是“無元”，一律平等，誰是“元”哪？亂七八糟，找不到元。所以他就只能搞一些煩瑣無聊的考證。（抗日戰爭結束後，他在《大公報·文史週刊》上專門搞《水經注》的枝節無聊問題）這種學風，不但對史學界起了極壞的影響，而且也影響到其他學術部門。譬如大家眼前看到的，俞平伯就受了他的影響，專門考證大觀園到底是在南京呀北京呀？秦可卿到底是病死啦吊死啦？等等。

不要認為我們就沒有受胡適的影響。前些時河南史學會搜集中學教師的教學問題，就有不少人問：平英團運動到底是誰領導呀？而且他已經查出來了幾個人名，還要追：到底誰是最主要的領袖呀？到底是誰最先領的頭呀？到底誰是最先的？這顯然是走上胡適的老路，進行最煩瑣的考證去了。要知道，歷史上有好些自發的人民運動，不一定就要有一個多麼具有決定意義的領袖，為什麼我們在歷史當中只會注意個別人物，而看不見人民羣眾呢？只扣求小問題而不管大問題呢？胡適不正是這樣嗎？胡適認為日本明治維新所以能強盛，就是由於伊藤博文、大久保、西鄉隆盛等幾個人幾十年“辛苦奮鬥”的結果，他根本無視廣大人民的活動，乾脆的英雄史觀。所以，我們如果不加強警惕，時時刻刻用馬列主義武裝自己、改造自己，稍一鬆懈麻痹，就會走入歧途。

三、歷史的變戲法

胡適既然主張多元的歷史觀，交互影響論，只看見片面、表面，看不見本質，

拿這種觀點來對待歷史，推到極端，就正像傅斯年所說：“歷史者，上句不接下句，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實也。”（笑聲）這真是胡適的真傳，把胡適的觀點表現得最明朗，最乾脆。胡適正是這樣來看待歷史的。他自己說：“歷史是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任你怎樣擦抹和裝飾。”又把歷史比作一大堆銅錢，任你如何去擺。如果照他這樣講，事情倒非常簡單了：反正隨心所欲，隨便擺擺就是了。不要看他又說過什麼：“大胆假設，小心求證”一類的話，就認為他很講科學，實際上還是“隨便擺擺”而已。因為他可以抓住任何的片面、偶然現象作為所謂“證據”的。你臉上起個小疙瘩，他可以說成：不得了！你長瘡了！你是心臟病，他也可以說成：人誰沒病？小事！唯其如此，所以他就會替秦檜“呼冤”。並且在呼冤的時候，他也拿出了“證據”：他算算賬，發現南宋的軍費支出很龐大，就得出結論說：南宋實在已經沒法支持了，秦檜主張議和是對的，秦檜功勞很大，而大家罵他多少年，實在冤枉。他為什麼恭維秦檜呢？政治目的很清楚：原來是為了反對抗日。——拿證據來！好：飛機不如人，大炮不如人，樣樣不如人，一打就亡國。這樣一來，歷史就被他講“通”了：想講它好，找一點好現象；想講它壞，找一點壞現象，無往而不利。因此，他就能標奇立異，說屈原——根本沒有這個人！說王莽——一千九百多年前的社會主義者王莽！實際上，這完全是在變戲法，如果照他們自己的說法，就叫做“故事演變法”。顧頡剛學會了胡適這一套，出一本書又一本書，全是所謂“故事演變法”。胡適本人正是用這種方法研究歷史的。屈原固然被看成一個“故事”，連“井田制度”也是一個故事。首先提出來講井田的是孟子，不過孟子講的很簡單，不具體，後來到了《韓詩外傳》，再到《漢書·食貨志》，再到何休《公羊解詁》……越變越詳細，越講越具體。於是胡適就說：“井田”根本沒有，全是故事傳說。至於這個傳說是怎樣來的？孟子是否完全是造謠？當時廖仲凱根據社會發展史，拿中國社會和外國社會來比較研究這個問題，胡適認為這都不相干，只用把故事演變的過程弄清楚就行了，只用懂得他的“方法”就行了，別的研究都是無謂。——看來他十分焦急，只覺得人家沒有抓住要害。其實他講了千言萬語，只是“方法”長，“方法”短，對於一個根本的實質問題，即古代土地制度到底是什麼樣子，却一點沒有接觸到。後來有個學生講得更妙了，據他說，孟子也沒有講過井田，因為孟子上根本沒有“井田”這一個名詞，孟子只講到“井地”。（笑聲）其實，在歷史唯物主義者看來，我們根本不注意什麼“井田”“井地”的名詞，而着重它的實質。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談到如果古代有授田制度，有公田私田之分，這就是井田制度存在。至於是不是完全像孟子所說那樣整齊的形式，並非問題的實質。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完全不需要去找尋歷史傳說的原始狀況和演變過程，但主要的，我們找出歷史傳說的演變情況以後，並不停止在這裏，而是要進一步去追求：為什麼出現了這種傳說？後來為什麼演變？它的歷史根源、社會意

義何在？所以，我們是和所謂“故事演變法”有着原則區別的（如《基督教的基礎》一書考證原始基督教可以參考）。

胡適的這種所謂“方法”，影響是非常大的，在中國史學界烏煙瘴氣的鬧了多少年。流毒所及，顧頡剛就把大禹變成一條蟲。更妙的，以後又有人把墨子變成印度人，而且證明：墨子是印度的佛教徒。後來又有人反對，說是婆羅門教徒；可是又有人說：你們都不對，應該是回教徒！噫呀！就這樣打起筆仗來了。這不是變戲法是什麼？

講歷史還是這樣講，何況小說？難怪俞平伯就說《紅樓夢》是曹雪芹腦子裏有一個“色空觀念”，根據這種色空觀念，於是生、旦、淨、末、丑各種角色，排演起一出“極情場之盛，盡文章之妙！”的《紅樓夢》。他完全把這部偉大現實主義作品當作一個好把戲看了。這全是胡適思想的流毒。

四、看不起祖國歷史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不但想奴役我們現在的人民，而且還極惡毒的想要根本抹殺我們祖國的歷史，說我們從歷史上就不行，盡是纏腳，抽鴉片，劣等民族。企圖從精神上解除我們的武裝，使我們完全失去了自信心和自豪感，放棄和他們鬥爭。胡適也正是如此。他對於帝國主義和賣國賊儘量辯護，而對於祖國的歷史，則根本看不起。

他說，我們科學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道德不如人。他告訴我們：中國歷史上並沒有什麼豐富的東西，除了“文法簡單”等三兩點以外，別無長處。他說：我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證明中國的歷史文化“不過如此”。錢玄同曾說過：中國過去的文化不過是一個大糞坑，我研究國故不過是“揚糞”，讓大家都知道臭！胡適的話沒有這樣露骨，但看不起祖國歷史是一樣的。

我們知道這幾年以來，蘇聯思想正在和“世界主義”作鬥爭。世界主義就是一種民族虛無主義，否認一切民族的特點，只有英美資本主義文化才是最進步的，最好的，其他都要不得。美國文化可以代表全世界，一切民族都應當奉行美國的思想方式。胡適正是這樣。他根本不承認中國民族有什麼特殊的文化和經驗，至於研究中國歷史，不過是為學問而學問，為考證而考證，並不是說裏面還有什麼價值。

我們千萬不要認為我們沒有受到影響。老實說，我們都受了毒害，總覺得我們過去的文化差點勁。就拿我自己來說，很長時間，我每一講到中國古代思想史，就首先聲明：“並不是想在這裏面找出什麼寶貝”，正如胡適所說：“不過如此”。實際上真的不過如此嗎？真沒有寶貝嗎？現在我們才懂得，祖國的歷史是

真正偉大的。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裏面，毛主席談到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毛主席處處吸取了祖國歷史的經驗，才使得中國革命有這樣偉大的勝利。比如說中國的武裝革命遊擊戰爭那一套，在馬克思的經典上我們找不到，而正是從中國農民戰爭的經驗中提煉出來的。中國的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正如毛主席所說，是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別國的農民戰爭有幾萬人就很多了，而我們一動就是幾十萬、幾百萬人武裝起來，打仗怎麼打法，怎樣動員起來的？這需要多麼偉大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才能勝任！這裏面的革命政治軍事經驗有多麼豐富！而毛主席就能夠把這些經驗教訓總結起來，使農民革命得到了無產階級的領導，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實際密切結合。就世界馬克思主義的寶庫說，這是一個傑出的創造和貢獻，就中國的農民運動說，這是一個飛躍發展。不但是在革命上，又如在文藝上，毛主席教導我們繼承人民的豐富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傳統，“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在醫學上，研究中國的豐富經驗。我們中華民族，光榮的生活了幾千年，在各方面都有極其豐富的經驗和寶貴的遺產，為什麼我們從前看不到呢？因為我們“有蔽”——看不起祖國歷史。由此可見胡適思想的流毒是非常之大的。我們或多或少的都受過他的影響。千萬不能說：我沒有見過胡適，沒有受到影響。我們應該仔細檢查一番，徹底批判，免得再使它流毒於今天的青年。

胡思庸、魏千志記錄

實用主義——最陳腐、最反動的主觀唯心論*

馬 特

一、實用主義是不是僅僅是一種思想方法，而並不關涉到世界觀的根本問題？

實用主義者曾經自己宣稱，實用主義乃是一種思想方法，而並不關涉到世界觀的根本問題，並且認為實用主義這個“特點”乃是“哲學的光復”。例如，杜威寫道：“如果哲學不弄那些‘哲學家的問題’了，如果哲學變成解決‘人的問題’的哲學方法了，那時候便是哲學光復的日子到了。”^①為了這一點，胡適曾把杜威極度頌揚了一番，認為“杜威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大革命家”。為什麼呢？

“因為他把歐洲近世哲學從休謨和康德以來的哲學根本問題一齊抹煞，一齊認為沒有討論的價值。一切理性派與經驗派的爭論，一切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爭論，一切從康德以來的知識論，在杜威的眼裏，都是不成問題的爭論，都可‘以不了了之’。”^②

就是實用主義者中比較坦率的詹姆士，在這個問題上，也同樣極不老實地認為實用主義僅僅是一種思想方法，對於世界觀的根本問題，並不作任何肯定和否定。他說：“實用主義的方法，起初不包含什麼特別的結果，不過是一個指定方向的態度。這個態度，不向着那些最先的事物原則、範疇、假設的必然，而向着那最後的事物、結果、效驗、事實。”^③

胡適在他販賣實用主義到中國來的時候，也就緊緊地抓住這點，他針對着當時在中國開始傳播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惡毒地企圖自欺欺人地說：“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之類——他只給了我們

* 原載《哲學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一期。收入《胡適思想批判》第六輯。

① 《創造的智慧》。

② 《實驗主義》。

③ 《實用主義》。